

周書

四









紀第六

周書六

令狐 德業

等撰

武帝下

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以柱國抱罕公辛威為  
寧州總管太原公王康為襄州總管初置營  
軍器監主申詔曰今陽和布氣品物資始故授  
民時義兼敦勸詩不云乎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刺史守令宜親勸農百司分番躬自率道事非  
機要並停至秋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所在量

周書紀六

沈英

加賑卹逋租懸調兵役殘功並宜蠲免癸酉行  
幸同州二月景戌朔日有蝕之辛卯改置宿衛官  
負己酉柱國廣德公李意有罪免三月景辰遣  
小司寇淮南公元衛納言伊婁謙使於齊郡縣  
各省主簿一人景寅至自同州甲戌以柱國趙王  
招為雍州牧夏四月甲午柱國燕國公于寔有  
罪免丁酉初令上書者並為表於皇太子以下  
稱啓六月詔東南道四總管內自去年以來新  
附之戶給復三年秋七月景辰行幸雲陽宮已



未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關布泉錢聽入而  
不聽出丁卯至自雲陽宮甲戌陳遣使來聘景子  
召太尉將軍以上於太德殿帝曰太祖神武膺運創  
造王基兵威所臨有征無戰唯彼僞齊猶懷跋  
扈雖復戎車屢駕而大勳未集朕以寡昧纂  
承鴻緒往以政出權宰無所措懷自親臨見萬  
機便圖東討惡衣菲食繕甲治兵數年已來戰  
備稍足而僞主昏虐恣行無道伐暴除亂斯實  
其時今欲數道出兵水陸兼進北拒太行之路

食

周書帝紀六

二

東扼黎陽之險若攻拔河陰充豫則馳檄可定  
然後養銳享士以待其至但得一戰則破之必矣  
王公以爲何如群臣咸稱善丁丑詔曰高氏因時  
放命據有汾漳擅假名器歷年永久朕以亭毒  
爲心遵養時晦遂敦聘好務息黎元而彼懷  
惡不悛尋事侵軼背言負信竊邑藏姦往者  
軍下宜陽覺由彼始兵興汾曲事非我先此獲  
俘囚禮送相繼彼所拘執曾無一反加以淫刑妄  
逞毒賦斂與齊魯軫殄悴之哀幽并啓來蘇



之望既禍盈惡稔衆叛親離不有一戎何以大定  
今白藏在辰涼風戒節厲兵詰暴時事惟宜朕  
當親御六師龍興行天罰庶憑祖宗之靈潛資將  
士之力風馳九有電掃八紘可分命衆軍指期進  
發以柱國陳王純爲前一軍摠管滎陽公司馬消  
難爲前一軍摠管鄭國公達奚震爲前一軍摠  
管越王盛爲後一軍摠管周昌公侯莫陳瓊爲後  
二軍摠管趙王招爲後三軍摠管齊王憲率衆  
二萬趣黎陽隋國公楊堅庶憲侯薛迴舟師三

萬自渭入河柱國梁國公侯昔大陳芮率衆一萬守  
太行道申國公李穆帥衆三萬守河陽道常山  
公于翼帥衆二萬出陳汝壬午上親率六軍衆  
六萬直指河陰八月癸卯入于齊境禁伐樹踐苗  
稼犯者以軍法從事丁未上親率諸軍攻河陰  
大城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九月辛酉夜  
班師水軍焚舟而退齊王憲及于翼李穆等所  
在克捷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唯以王藥城  
要害令儀同三司韓正守之正尋以城降齊戊寅



至自東伐已卯以華州刺史王賢為荊州摠  
管冬十月戊子初置上柱國下大將軍官改開府  
儀同三司為開府儀同大將軍儀同三司為儀  
同大將軍又置上開府上儀同官甲午行幸同州  
閏月齊將尉相貴寇大寧延州摠管王慶擊走  
之以柱國齊王憲蜀國公尉遲迥為上柱國柱國  
代王達為益州摠管大司寇榮陽公司馬消難為  
梁州摠管詔諸畿郡各舉賢良十月己亥改置  
司內官員十二月辛亥朔日有蝕之庚午至自同州

景子陳遣使來聘是歲岐寧二州民飢開倉賑給  
五年春正月癸未行幸同州辛卯行幸河東涑川  
集關中河東諸軍校獵甲午還同州丁酉詔曰  
朕克已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古載懷夕惕  
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民郵隱其  
獄犴無章侵漁黎庶隨事究驗條錄以聞若  
政績有施治綱克舉及行宣圭華道著立園並  
須檢審依名騰奏其繆者孤獨寔可哀矜亦宜  
賑給務使周贍廢布泉錢戊申初令鑄錢者絞



其從者遠配為民二月辛酉遣皇太子贊巡撫西  
上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  
庚子月犯東井第一星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  
服再暮戊申祥夏四月乙卯行幸同州開府清河  
公宇文神舉攻拔齊陸渾等五城五月壬辰至自  
同州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辛亥祠太廟景辰利  
州總管紀王康有罪賜死丁巳行幸雲陽宮月  
掩心後星庚午熒惑入輿鬼秋七月乙未京師旱  
八月戊申皇太子伐吐谷渾至伏俟城而還乙卯

至自雲陽宮乙丑陳遣使來聘九月丁丑大醮  
於正武殿以祈東伐冬十月帝謂群臣曰朕去歲  
屬有疹疾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賊境備見敵  
情觀彼行師殆同兒戲又聞其朝政昏亂政由  
群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若  
復同往年出軍河外直為撫背未扼其喉然晉  
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  
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棄破竹之勢  
鼓行而東足以窮其窟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



願行帝曰幾者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軍者朕當以軍法裁之己酉帝摠戎東伐以越王盛爲右二軍摠管杞國公亮爲右三軍摠管隋國公楊堅爲右三軍摠管譙王儉爲左一軍摠管大將軍竇泰爲左二軍摠管廣化公丘崇爲左三軍摠管齊王憲陳王純爲前軍庚戌熒惑犯太微上將戊午歲星犯太陵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國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

守齊子嶺焉氏公尹昇步騎五千守鼓鍾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柱國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盛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六軍攻晉州城帝屯於汾曲齊王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是夜虹見於晉州城上首向南尾入紫微宮長十餘丈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親叔自戰城中惶窘庚午齊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壬申齊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密遣使送款上開府王軌率衆應之未明登城鼓



噪齊衆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開府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送關中甲戌以上開府梁士彥爲晉州刺史加授大將軍留精兵一萬以鎮之又遣諸軍徇齊諸城鎮並相次降款十一月己卯齊主自并州率衆來援帝以其兵新集且避之乃詔諸軍班師遣齊王憲爲後拒是日齊主至晉州憲不與戰引軍度汾齊主遂圍晉州晝夜攻之齊王憲屯諸軍於涑水爲晉州聲援河東地震癸巳至自東伐獻俘於太廟甲午詔曰

僞齊違信背約惡稔禍盈是以親揔六師問罪汾晉兵威所及莫不摧殄賊衆危惶鳥栖自固暨元戎反旆方來聚結遊魂境首尚敢趲趲朕今更率諸軍應機除剪景申放齊諸城鎮降人還丁酉帝發京師壬寅度河與諸軍合十二月戊申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王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庚戌帝帥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



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申後齊人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齊人便退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辛亥帝幸晉州仍率諸軍追齊主諸將固請還師帝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不敢言甲寅齊王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帝麾軍直進那肱望風退散景辰師次介休齊將韓建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郇

國公丁巳大軍次并州齊主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曰

以下缺



人寄侯膺之重棟梁骨鯁翦為仇讎狐趙緒餘  
降城早隸民不見德唯虐是聞朕懷茲漏網置  
之度外正欲各靜封疆共紓民瘼故也爾之主相  
曾不是思欲構厲階反貽其梗我之率土咸求傳  
刃帷幄獻兼弱之謀爪牙奮干戈之勇羸糧坐  
甲若赴私讎是以一鼓而定晉州再舉而摧逋醜  
僞丞相高阿那瓌驅逼餘燼竊據高壁僞定  
南王韓建業作守介休規相抗擬聊示兵威應  
時崩潰那瓌則單馬宵遁建業則面縛軍和爾  
之逃卒所知見也若其懷遠以德則爾難以德  
綏處隣以義則爾難以義服且天與不取道家  
所忌攻昧侮亡兵之上術朕今親馭羣雄長驅  
宇內六軍舒旆萬隊啓行勢與雷電爭威氣  
逐風雲齊舉王師所次已達近郊望歲之民室  
家相慶來蘇之后思副厥誠僞主若妙盡人謀  
深達天命牽羊道左銜璧轅門當惠以焚櫬之  
恩待以列侯之禮僞將相三公已下衣冠士民之  
族如有深識事宜建功立勳官榮爵賞各有



加隆若下也。忘不移守，迷莫改則委之。執憲以正刑書，嗟爾庶士，胡寧自彛。未或我之將卒，逃彼逆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善求多福，無貽後悔。爾書所至，咸使聞知。自是齊之將帥降者，相繼封其特進，開府，賀拔伏恩爲郜國公。其餘官爵各有差。戊午，高延宗僭卽僞位。改年德昌。己未，軍次并州。庚申，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抗拒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東門。詔諸軍繞城，直陣至夜。延宗率其衆排陣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尸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於并州。平壬戌，詔曰：昔天厭水運，龍戰于野。兩京圯隔，四紀于茲。朕垂拱巖廊，君臨宇縣。相邪民於海內，混楚弓於天下。一物失所，有若推溝。方欲德綏未服，義征不諱。僞主高緯，放命燕齊。月怠慢典刑，敝擾天紀。加以背惠，怒隣棄信。忘義朕應，天從物伐。罪弔民鼓，而蕩平陽。再



舉而摧勅敵僞署王公相繼道左高緯智窮數  
屈逃竄草間僞安德王高延宗擾攘之間遂竊  
名號與僞齊王莫多婁敬顯等收合餘燼背  
城抗敵王威旣振魚潰自離破竹更難建瓴非  
易延宗衆散解甲軍門根本旣傾枝葉自霄隕幽  
青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八紘共  
貫六合同風方當偃伯靈臺休牛桃塞無疆之  
慶非獨在余漢皇約法除其苛政姬王輕典刑  
彼新邦思覃惠澤被之率土新舊臣民皆從蕩

三五三五

月言紀六

十一

東山

滌可大赦天下高緯及王公以下若釋然歸順咸  
許自新諸亡人僞朝亦從寬宥官榮次序依例  
無失其齊僞制令即宜削除鄒魯摺紳幽并騎  
士一介可稱並宜銓錄百年去殺雖或難希暮月  
有成庶幾可勉景寅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  
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以柱國趙王招陳王  
純越王盛杞國公亮梁國公侯莫陳芮庸國公王  
謙北平公寇紹鄭國公達奚震並為上柱國封  
齊王憲于安城郡公質為河間王大將軍庶化公



丘崇為潞國公神水公姬願為原國公唐業公尉  
遲運為盧國公諸有功者封授各有差矣西帝  
率六軍趣鄴以上柱國陳王純為并州總管  
六年春正月乙亥齊主傳位於其太子恒改年承  
光自號為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主先於城外掘  
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  
大破之遂平鄴齊主先送其母并妻子於青州及  
城陷乃率數十騎走青州遣大將軍尉遲勤率二  
千騎追之是戰也於陣獲其齊昌王莫多婁敬

顯帝責之曰汝有死罪者三前從并走鄴携妾棄  
母是不孝外為偽主勳力內實通啓於朕是不忠  
送款之後猶持兩端是不信如此用懷不死何待遂  
斬之是日西方有聲如雷者一甲午帝入鄴城齊任  
城王潛先在冀州齊主至河遣其侍中斛律孝卿  
送傳國璽禪位於潛孝卿未達被執送鄴詔去  
年大赦班宣未及之處皆從赦例封齊開府洛州  
刺史獨孤永業為應國公景申以上柱國越王盛為  
相州總管己亥詔曰自昔州大陣至于平鄴身殞戰



場者其子即授父本官尉遲勤擒齊主及其太子  
恒於青州庚子詔曰僞齊之末姦佞擅權濫罰  
淫刑動挂羅網僞右丞相咸陽王故斛律明月僞  
侍中特進開府故崔季舒等七人或功高獲罪或  
直言見誅朕兵以義動前羽除凶暴表問封墓事  
切下車宜追贈謚并定措其見存子孫各隨蔭  
敘錄家口田宅沒官者並還之辛丑詔曰僞齊叛  
渙竊有漳濱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穿池運石  
爲山學海或層臺累構旣日陵雲以暴亂之心

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食薄衣以  
弘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尚想方役之勞方當易茲  
弊俗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  
瓦木諸物凡入用者盡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二月景午論定諸軍功勳置酒於齊太極殿會  
軍士以上班賜有差下未齊主至帝降自阼階以  
賓主之禮相見高潛在北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  
國齊王憲與柱國隋公樛陞率軍討平之齊定州  
刺史范陽王高紹義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



悉降關東平合州五十五郡二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六乃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並置總管府相并二總管各置官及六府官癸丑詔曰無侮羣獨事顯前書哀彼矜人惠流往訓僞齊末政昏虐寔是繁災甚滔天毒流比屋無罪無辜係虜三軍之手不飲不食僵仆九達之門朕爲民父母職養黎人念甚泣辜誠深罪已除其苛政事屬改張宜加寬宥兼行振卹自僞武平

三年以來河南諸州之民僞齊破掠爲奴婢者不問官私並宜放免其住在淮南者亦即聽還願住淮北者可隨便安置其有瘡殘孤老饑餒絕食不能自存者仰刺史守令及親民長司躬自檢校無親屬者所在給其衣食務使存濟乙卯帝自鄴還京景辰以柱國隋公楊堅爲定州總管三月壬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群者第拘多少夏四月乙巳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舉旗幟



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  
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主爲  
溫國公庚戌大會羣臣及諸蕃客於露寢乙卯  
廢蒲陝涇寧四州惣管己巳祠太廟詔曰東夏旣  
平王道初被齊氏弊政餘風未殄朕劬勞萬幾念  
存康濟恐清淨之志未形四海下民疾苦不能上  
達寢興軫慮用切於懷宜分遣使人巡方撫慰觀  
風省俗宣揚治道有司明立條科務在弘益五月  
丁丑以社國誰主儉爲大冢宰庚辰以上柱國杞國公  
亮爲大司徒鄭國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國公侯  
莫陳芮爲大司馬柱國應國公獨孤永業爲大司  
寇鄭國公韋孝寬爲大司空辛巳大醮於正武殿  
以報功也己丑祠方丘詔曰朕欽承丕緒寢興當畏  
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  
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庶履高堂肆其嗜欲往  
者冢臣專任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  
直雕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  
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百八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



內軍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古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癸巳行幸雲陽宮戊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所華侈過度誠復作之非我豈容因而弗革諸堂殿壯麗並宜除蕩夢宇雜物分賜窮民三農之隙別漸營構止蔽風雨務在卑狹庚子陳遣使來聘是月青城門無故自崩六月丁未至自雲陽宮辛亥御正武殿錄囚徒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

廣川防置弘州甲子帝東巡丁卯詔曰同姓百世婚姻不通蓋惟重別周道然也而娶妻買妾有納母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自今以後悉不得娶母同姓以爲妾其已定未成者即令改聘秋七月己卯封齊王憲第四子廣都公負爲莒國公紹莒莊公洛生後癸未應州獻芝草景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戊戌以上柱國庸公王謙爲益州摠管八月壬寅議定權衡度



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追停詔曰以刑止刑世輕世重罪不及嗣皆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百世不免罰旣無窮刑何以措道有公華宜從寬典凡諸雜戶悉放爲民配雜之科因之未削甲子鄭州獻九尾狐皮肉銷盡骨體猶具帝曰瑞應之來必昭有德若使五品時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乃命焚之九月壬申以柱國鄧國公竇熾申國公李穆並爲上柱國戊寅初令民

庶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停斷朝祭之服不拘此例甲申絳州獻白雀壬辰詔東土諸州儒生明一經已上並舉送州郡以禮發遣癸卯封上大將軍上黃公王軌爲鄴國公吐谷渾遣使獻方物冬十月戊申行幸鄴宮戊午改葬德皇帝於冀州帝服總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哭是月誅溫國公高緯十一月庚午百濟遣使獻方物壬申封皇子充爲道王允爲蔡王癸酉陳將吳明徹侵呂梁徐州摠管梁士彥



出軍與戰不利退守徐州遣上大將軍剡國公  
王軌率師討之是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  
平之詔自永熙三年七月已來去年十月以前  
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爲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  
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  
若舊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爲部曲及客女詔曰  
正位於中有聖通典質文相革損益不同五帝  
則四星之象三王制六宮之數劉曹已降等列彌  
繁選澤遍於生民命秩方於庶職椒房丹地有

衆如雲本由嗜欲之情非關風化之義朕運當  
澆季思復古始無容廣集子女屯聚宮掖弘贊  
後庭事從約簡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自茲  
以外悉宜減省已亥晦日有蝕之初行刑書要制  
持杖群彊盜匹以上不持杖群彊盜五匹以上監臨  
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僞請官物三  
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  
至死刑書所不載者自依律科十二月戊午吐  
谷渾遣使獻方物己未東壽陽土人反率



衆五千襲并州城刺史東平公宇文神舉破平  
之庚申行幸并州宮移并州軍人四萬戶於關  
中景寅以柱國滕王道為河陽摠管丁卯以柱  
國隋國公楊堅為南兖州摠管上柱國申國公李  
穆為并州摠管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是月北  
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

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吐谷渾僞趙王他婁老  
來降壬午行幸鄴宮分相州廣平郡置洛州清  
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

三十六

周書紀六

十九

馬

州常山郡置恒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  
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二月甲辰柱  
國大冢宰譙王儉薨丁巳帝至自東巡乙丑以  
上柱國越王盛為大冢宰陳王純為雍州牧三  
月戊辰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壬申  
突厥遣使獻方物甲戌初服常冠以皂紗為之  
加簪而不施纓道守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上夫  
將軍郟國公王軌破虜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  
徹等俘斬三萬餘人丁亥詔柱國故豆盧寧征



江南武陵南平等郡所有民庶爲人奴婢者悉  
依江陵放免壬辰改元夏四月壬子初令遭父母  
喪者聽終制庚申空厥寇幽州殺略吏民議  
將討之五月己丑帝愍我北伐遣柱國原公姬願  
東平公宇文神舉等率軍五道俱入發關中公  
私驢馬悉從軍癸巳帝不豫止于雲陽宮景帝  
詔停諸軍事六月丁酉帝疾甚還京其夜崩  
於乘輿時年三十六遺詔曰人肖形天地稟質  
五常脩短之期莫非命也朕君臨宇縣十有九  
年未能使百姓安樂刑措罔用所以昧日求夜  
分宵忘寢昔魏室將季海內分崩太祖扶危翼  
傾肇開王業燕趙榛蕪久竊名号朕上述先志  
下順民心遂與王公將帥共平東夏雖復妖氛蕩  
定而民勞未康每念此如臨冰谷將欲包舉六  
合混同文軌今遘疾大漸氣力稍微有志不申以  
此歎息天下事重萬機不易王公以下爰及庶  
僚宜輔導太子副朕遺意令上不負太祖下無  
失爲臣朕雖瞑目九泉無所復恨朕平生居處



每存菲薄非直以訓子孫亦乃本心所好喪事  
資用須使儉而合禮墓而不墳自古通典隨吉卽  
葬葬訖公除四方士庶各三日哭妃嬪以下無子者  
悉放還家謚曰武皇帝廟稱高祖己未葬於孝  
陵帝沉毅有智謀初嘗晉公護專權常自晦迹人  
莫測其深淺及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剋己勵  
精聽覽不怠用法嚴整多所罪殺號令懇惻唯  
屬意於政群下畏服莫不肅然性既明察少於恩  
惠凡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身衣布袍寢布被

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改爲土階  
數尺不施櫺栢其雕文刻鏤錦綉纂組一皆禁  
斷後宮嬪御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  
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  
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  
跣行者帝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  
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勳躬在行陣性又  
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破  
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二年間



必使天下統此其志也

史臣曰自東西否隔二國爭疆戎馬生郊干戈  
日用兵連禍結力敵勢均疆場之事一彼一此高  
祖續業未親萬機慮遠謀深以蒙養正及英  
威電發朝政惟新內難既除外略方始乃苦心焦  
思克己勵精勞役爲士卒之先居處同匹夫之  
儉脩富民之政務彊兵之術乘讎人之有釁順  
大道而推亡五年之間大勲斯集據祖宗之宿  
憤拯東夏之阡危盛矣哉其有成功者也若使

翌日之廖無爽經營之志獲申黷武窮兵雖  
見譏於良史雄圖遠略足方駕於前王者歟

紀第六

周書六





令狐

德棻

等撰

宣帝

宣皇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母曰李太后武成元年生於同州保定元年五月景午封魯國公建德元年四月癸巳高祖親告廟冠於阼階立爲皇太子詔皇太子巡撫西土文宣皇后崩高祖諒闇詔太子總朝政五旬而罷高祖每巡幸四方太子常留監國五年二月又詔皇

周紀第七

太子巡西土因討吐谷渾宣政元年六月丁酉高祖崩戊戌皇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爲皇太后癸丑歲星熒惑太白合於東井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封開府于智爲齊國公閏月乙亥詔山東流民新復業者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濟者並給復一年立妃楊氏爲皇后辛巳以上柱國趙王招爲太師陳王純爲太傅柱國代王達滕王道盧國公尉遲運薛國公長孫覽並爲上柱國進封柱國平陽郡公王誼爲揚國



公是月幽州人盧昌期據范陽反詔柱國東平  
公宇文神舉率衆討平之秋七月辛丑月犯心  
前星乙巳祠大廟景午祠圓丘戊申祠方丘庚戌以  
小宗伯岐國公斛斯徵爲大宗伯景辰熒惑太白  
合於七星巳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壬戌以柱國  
南兗州總管隋公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癸亥  
尊所生李氏爲帝太后八月景寅夕月於西  
郊長安萬年二縣民居在京城者給復三年壬  
申行幸同州遣大使巡察諸州詔制九條宣下

州郡一曰決獄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毋族絕服  
外者聽婚三曰以杖決罰悉令依法四曰郡縣  
當境賊盜不擒獲者並仰錄奏五曰孝子順  
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薦  
六曰或昔經驅使名位未達或沉淪蓬革文武  
可施宜並採訪具以名奏七曰僞齊七品以上  
已勅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聽  
預選降二等授官八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爲  
秀才郡舉經明行脩者爲孝廉上州上郡歲一



人丁州下郡三歲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並加稟恤以大司徒祀國公亮為安州摠管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為大司徒柱國楊國公王誼為大司空庚辰太白入太微景戌以柱國永昌公椿為大司寇九月丁酉熒惑入太微以柱國宇文盛張掖公王傑抱罕公辛威鄭國公金章孝寬並為上柱國庚戌封皇弟元為荆王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舉兵反詔上柱國

越王盛為行軍元帥率眾討平之庚申熒惑犯左執法冬十月癸酉至自同州以大司空楊國公王誼為襄州摠管戊子百濟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己亥講武於道會苑帝親探甲冑是月突厥寇邊圍酒泉殺掠吏民十二月甲子以柱國畢王賢為大司空癸未熒惑入互仍留經一月己丑以上柱國河陽摠管滕王道為行軍元帥率眾伐陳免京師見徒並令從軍

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正受朝於露門帝服通天



冠絳紗袍群臣日服漢魏衣冠大赦改元大成  
初置四輔官以上柱國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  
疑相州摠管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  
李穆為大左輔大司馬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  
癸卯封皇子衍為魯王甲辰東巡狩景午日有  
背以柱國常山公于翼為大司徒辛亥以柱國  
許國公宇文善為大宗伯癸丑日又背戊午行  
幸洛陽立魯王衍為皇太子二月癸亥詔曰河  
洛之地世稱朝市上則於天陰陽所會下紀於

地職貢路均聖人以萬物阜安乃建王國時經  
五代世歷千祀規摹弘遠邑居壯麗自魏氏失  
馭城闕為墟君子有戀舊之風小人深懷土之  
思我太祖受命艷鎬胥宇崑函蕩定四方有懷  
光宅高祖神功聖略混一區宇往巡東夏省方  
觀俗布政此宮遂移氣序朕以眇身祗承寶祚  
庶幾聿脩之志敢忘燕翼之心一昨駐蹕金墉備  
嘗遊覽百王制度基趾尚存今若因修為功易  
立宜命邦事修復舊都奢儉取文質之間功役



依子來之義北瞻河內咫尺非遙前謂經營今  
宜停罷於是發山東諸州兵增一月功爲四十五  
日役起洛陽宮常役四萬人以迄于晏駕并移  
相州六府於洛陽稱東京六府殺柱國徐州摠  
管郟國公王軌停南討諸軍以趙王招女爲千金  
公主嫁於突厥戊辰以上柱國郟國公韋孝寬  
爲徐州摠管乙亥行幸鄴景子初令授摠管刺  
史及行兵者加持節餘悉罷之辛巳詔曰有聖  
大寶寔惟重器玄天表命人事與能幽顯同謀

確乎不易域中之大寶懸定於杳冥天下爲公  
蓋不避於內舉我大周感蒼昊之精受河洛之  
錫武功文德光格區宇創業垂統未光無窮朕  
以寡薄祇承鴻緒上賴先朝得一之迹下藉羣  
后不貳之心職貢與雲雨俱通憲章共光華並  
亘圓首方足咸登仁壽思隆國本用弘天曆皇  
太子衍地居上嗣正統所歸遠憑積德之休允  
叶無疆之祚帝王之量未肅而成天祿之期不  
謀已至朕今傳位於衍乃睠四海深合謳歌之



望俾予一人高蹈風塵之表萬方兆庶知朕意  
焉可大赦天下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  
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有四旒  
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內史御正比皆置上  
大夫皇帝衍稱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  
皆准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后封內史上  
大夫鄭譯爲沛國公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  
中並有烏色大如雞卵經四日滅戊子以上柱  
國大前疑越王盛爲大保大右弼蜀公尉遲迥

爲大前疑代王達爲大右弼辛卯詔徙鄴城石  
經於洛陽又詔曰洛陽舊都今旣修復凡是元  
遷之戶並聽還洛州此外諸民欲往者亦任其  
意河陽幽相豫亳青保七摠管受東京六府  
處分三月壬寅以上柱國薛國公長孫覽爲涇  
州摠管庚申至自東巡大陳軍伍帝親擐甲胄  
入自青門皇帝衍備法駕從入百官迎於青門  
外其時驟雨儀衛失容辛酉封趙王招第二子  
貫爲永康縣王夏四月壬戌朔有司奏言日蝕



不視事過時不食乃臨軒立妃朱氏為天元帝  
后癸亥以柱國畢王賢為上柱國己巳祠太廟  
壬午大醮於正武殿戊子太白歲星辰星合於  
東井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為趙國以齊州  
濟南郡為陳國以武甯州武當安富二郡為越國  
以潞州上黨郡為代國以荊州新野郡為滕國  
邑各一萬戶今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代王達  
滕王道並之國癸丑有流星大如斗出太微落  
落如遺火是月遣使簡視京兆及諸州士民之

女充選後宮突厥寇并州六月丁卯有流星大  
如雞子出氏西北流長一丈入月中己巳月犯  
房北頭第二星乙酉有流星大如斗出營室流  
入東壁是月咸陽有池水變為血發山東諸州  
民修長城秋七月庚寅以大司空畢王賢為雍  
州牧大後承隋國公楊堅為大前疑柱國滎陽  
公司馬消難為大後承壬辰熒惑掩房北頭第  
一星景申納大後承司馬消難女為正陽宮皇  
后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為天后壬子子改天



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  
妃陳氏爲天左皇后八月庚申行幸同州壬申  
還宮甲戌以天左皇后父大將軍陳山提天右  
皇后父開府元晟並爲上柱國山提封鄜國公  
晟封翼國公開府楊雄爲邗國公乙弗寔戴國  
公初高祖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  
以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至是大醮於  
正式殿告天而行焉辛巳災惑犯南斗第五星  
壬午以上柱國雍州牧畢王賢爲太師上柱國鄜

國公韓建業爲大左輔是月所在有蟻羣闕  
各方四五尺死者什八九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  
乙卯以鄴王貞爲大冢宰上柱國鄆國公享孝  
寬爲行軍元帥率行軍摠管祀國公亮郟國公  
梁士彥以伐陳遣御正杜杲禮部薛舒使於陳  
冬十月壬戌歲星犯軒轅大星是日帝幸道會  
苑大醮以高祖武皇帝配醮訖論議於行殿是  
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至是帝與二像俱南面  
而坐大陳雜戲令京城士民縱觀乙酉災惑鎮



星合於虛是月相州人段德舉謀反伏誅十一  
月乙未幸温湯戊戌行幸同州壬寅還宮己酉  
有星大如斗出張東南流止明燭地丁巳初鑄  
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並行是月  
韋孝實拔壽陽杞國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  
廣陵陳人退走於是江北盡平十二月戊午以  
災異屢見帝御路寢見百官詔曰穹昊在上聰  
明白下吉凶由人妖不自作朕以寡德君臨區  
寓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秋季及此玄冬幽

顯殷勤屢貽深戒至有金入南斗木犯軒轅熒  
惑干房又與土合流星照夜東南而下然則南  
斗主於爵祿軒轅爲於後宮房曰明堂布政所  
也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凶之驗豈其官  
人失序女謁尚行政事乖方憂患將至何其昭  
著若斯之甚上瞻俯察朕實懼焉將避正寢齋  
居克念惡衣減膳去飾撤懸披不諱之誠開直  
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弗踰等選舉以才宮闈  
脩德宜宣諸內外庶盡弼諧允叶民心用銷天譴



於是舍仗衛往天興宮百官上表勸復寢膳  
許之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  
命婦大列妓樂又縱胡人乞寒用水澆沃爲戲  
樂乙丑行幸洛陽帝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  
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駟以從仍令四  
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頓仆相  
屬已卯還宮

二年春正月丁亥帝受朝于道會苑癸巳祠太  
廟乙巳造二辰畫日月之象以置左右戊申雨

雪雪止又雨細黃土移時乃息乙卯詔江左諸  
州新附民給復二十年初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  
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之禮戊午突厥遣  
使獻方物且逆千金公主乙丑改制詔爲天制  
詔勅爲天勅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爲天元上皇  
太后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聖皇太后癸未立  
天元皇后楊氏爲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爲  
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爲天右大皇后天左  
皇后陳氏爲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



后是月洛陽有禿鶻鳥集於新營太極殿前  
榮州有黑龍見與赤龍鬪於汴水之側黑龍死  
三月丁亥賜百官及民大酺詔曰盛德之後是  
稱不絕功施於民義我昭祀典孔子德惟藏往道  
實生知以大聖之才屬千古之運載弘儒業式  
叙彝倫至如幽贊天人之理裁成禮樂之務故  
以作範百王垂風萬葉朕欽承寶曆服膺教義  
眷言洙泗懷道滋深。褒成啓號雖彰故實旌  
宗聖績猶有闕如可追封爲鄒國公邑數准舊

并立後承襲別於京師置廟以時祭享子戊子  
行軍總管杞國公亮舉兵反襲行軍元帥鄭國  
公韋孝寬於豫州亮不勝孝寬獲而殺之辛卯  
以永昌公椿爲杞國公紹簡公連後行幸同州  
增候正前驅戒道爲三百六十重自應門至於  
赤岸澤數十里間幡旗相蔽鼓樂俱作又令武  
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以至於同州乙未改同州官  
爲天成宮庚子至自同州詔天臺侍衛之官皆  
著五色及紅紫綠衣以雜色爲緣名曰品色衣有



大事與公服間服之壬寅詔內外命婦皆執笏  
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甲辰初置天中大皇  
后立天左大皇后陳氏爲天中大皇后立妃尉  
遲氏爲天左大皇后夏四月乙丑有星大如斗出  
天厨流入紫宮抵鈎陳乃滅己巳祠太廟己卯  
詔曰朕以寡薄昧於治方不能使天地休和陰  
陽調序自春涉夏甘澤未豐旣軫西郊之歎  
將虧南畝之業興言夕惕無忘鑒寐良由德  
化未敷政刑多舛萬方有罪責在朕躬思覃寬

惠被之率土見囚死罪並降徒流流罪從徒五  
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其反叛惡逆不道及常  
赦所不免者不在降例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  
陽宮雨降甲申還宮令京城士女於衢巷作音  
樂以迎候五月己丑以上柱國大前疑隋國公楊堅  
爲揚州摠管甲午夜帝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  
帝不豫還宮詔隋國公堅八侍疾甲辰有星大  
如二斗出太微端門流入翼六聲若風鼓幡旗丁  
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大漸御正下大



夫劉昉與內史上大夫鄭譯矯制以隨國公堅  
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於天德殿時年二十二謚  
曰宣皇帝七月景申葬定陵帝之在東宮也高  
祖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進止與諸臣  
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  
遂禁醖醴不許至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捶扑嘗  
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  
邪於是遣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  
聞帝憚高祖威嚴矯情脩飾以是過惡遂不外

聞嗣位之初方逞其欲大行在殯曾無成容即  
閱視先帝宮人逼為淫亂纔及踰年便恣聲樂  
采擇天下子女以充後宮好自矜夸飾非拒諫  
禪位之後彌復驕奢耽酗於後宮或旬日不出  
公卿近臣請事者皆附奄官奏之所居宮殿帷  
帳皆飾以金玉珠寶其光華炫耀極匪窮奢及  
營洛陽宮雖未成畢其規摹壯麗踰於漢魏遠  
矣唯自尊崇無所顧憚國典朝儀率情變改後  
宮位號莫能詳錄每對臣下自稱爲天以五色



土塗所御天德殿各隨方色又於後宮與皇后等列坐用宗廟禮哭罇彝珪瓚之屬以飲食焉又令群臣朝天臺者皆致齋三日清身一日車旗章服倍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令人同已嘗自帶綬衣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武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又

不聽人有高大之稱諸姓高者改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曾祖爲次長祖官名凡稱上及大者改爲長有夭者亦改之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成木爲輪禁天下婦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飾唯官人得乘有輻車加粉黛焉西陽公溫杞國公亮之子即帝之從祖兄子也其妻尉遲氏有容色因入朝帝遂飲之以酒逼而媵之亮聞之懼誅乃反纔誅溫即追尉遲氏入宮初爲妃尋立爲皇后每召侍臣論議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治政其後遊戲無恒出入不飾羽儀仗衛晨出夜還或幸天興宮或遊道會苑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散樂雜戲魚龍爛漫之伎常在目



前好令京城少年爲婦人服飾入殿歌舞與後  
宮觀之以爲喜樂擯斥近臣多所猜忌又委  
於財賂無賜與恐羣臣規諫不得行己之志常  
遣左右密伺察之動止所爲莫不鈔錄小有乖  
違輒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撻其間誅戮  
黜免者不可勝言每笞捶人皆以百二十爲度  
名曰天杖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嬖  
亦多被杖背於是內外恐懼人不自安皆求苟  
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終

史臣曰高祖識嗣子之非才顧宗祏之至重滯  
愛同於晉武則哲異於宋宣但欲威之以櫜楚  
期之於懲肅義方之教豈若是乎卒使氏冒虐  
君臨姦回肆毒善無小而必弃惡無大而弗爲  
窮南山之簡未足書其過盡東觀之筆不能記  
其罪然猶獲全首領及子而亡幸哉



紀第八

周書八



令狐

德棻

等撰

靜帝

靜皇帝諱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母曰朱皇后建德二年六月生於東宮大象元年正月癸卯封魯王戊午立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帝居正陽宮二年夏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帝入宿於露門學巳酉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赦

月言紀八

一

天下停洛陽宮作庚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號爲大皇太后天元聖皇太后李氏爲太帝太后天元大皇后楊氏爲皇太后天大皇后朱氏爲帝太后其天中大皇后陳氏天右大皇后元氏天左大皇后尉遲氏竝出俗爲尼柱國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上柱國揚州揔管隋國公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柱國秦王贄爲上柱國帝居諒闇百官揔已以聽於左大丞相壬子以上柱國鄭國公韋



孝寬爲相州惣管罷入市稅錢六月戊午以柱  
國許國公宇文善神武公竇毅脩武公侯莫  
陳瓊天安公閻慶竝爲上柱國趙王招陳王純  
越王達代王盛滕王迥來朝庚申復行佛道三  
教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辛酉以  
柱國杞國公椿燕國公于寔郃國公賀拔伏恩  
竝爲上柱國甲子相州惣管尉遲迥舉兵不受  
代詔發關中兵即以孝寬爲行軍元帥率軍  
討之上柱國畢王賢以謀執政被誅以上柱國秦

王贇爲大冢宰杞國公椿爲大司徒己巳詔南  
定北光衡巴四州民爲宇文亮抑爲奴婢者竝  
免爲民復其本業甲戌有赤氣起西方漸東  
行遍天庚辰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  
共之以柱國蔣國公梁眷爲益州惣管秋七月  
甲申突厥送齊范陽王高紹義庚寅申州刺  
史李慧起兵辛卯月掩氏東南星甲午月掩  
南斗第六星庚子詔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不  
趨劔履上殿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舉兵



遣大將軍清河公楊素討之青州惣管尉遲  
勤舉兵丁未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已  
酉邛州惣管司馬消難舉兵以柱國楊國公王  
誼爲行軍元帥率軍討之壬子歲星與太白合  
於張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車東北流光明燭地  
趙王招越王盛以謀執政被誅癸丑封皇弟術  
爲鄴王術爲郢王是月豫州荊州襄州三惣管  
內諸蠻各率種落反焚燒村驛攻亂郡縣八月  
庚申益州惣管王謙舉兵不受代即以梁睿爲  
行軍元帥率軍討之丁卯封上柱國抱罕公辛  
威爲宿國公開府怡昂爲鄴國公庚午韋孝  
寬破尉遲迥於鄴城迥自殺相州平移相州於  
安陽其鄴城及邑居皆毀廢之分相州陽平  
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景子以漢王贊爲  
太師上柱國并州惣管申國公李穆爲太傅宋  
王實爲大前疑秦王贊爲大右弼燕國公于  
寔爲大左輔己卯詔曰朕祗承洪業二載於茲  
籍祖考之休憑宰輔之力經天緯地四海晏如



逆賊尉遲迥才質凡庸志懷姦慝因緣戚屬  
位冠朝倫屬上天降禍先皇晏駕萬國深鼎  
湖之痛四海窮逼密之悲獨幸天災欣然放命  
稱兵擁衆便懷問鼎乃詔六師肅茲九伐而  
凶徒孔熾充原蔽野諸將肆雷霆之威壯士縱  
貔貅之勢芟夷縈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濱擒  
斬元惡羣醜喪魄咸集鼓下順高秋之氣就  
上天之誅兩河妖孽一朝清蕩自朝及野喜抃  
相趨昔上皇之時不言爲治聖人宰物有教

而已木戢干戈實深慙德思弘寬簡之政用  
副億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迴元謀執迷不悟  
及迴子姪逆人司馬消難王謙等不在赦例  
庚辰司馬消難擁其衆以魯山甑山二鎮奔  
陳遣大將軍宋安公元景山率衆追擊于俘  
斬五百餘人邛州平沙州氏帥開府楊永安聚  
衆應王謙遣大將軍樂寧公達奚儒討之  
楊素破宇文胄於榮州斬胄於石濟以上柱  
國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齊國公于智爲大



司空廢相青荆金晉梁六州總管九月甲申熒  
惑與歲星合於翼景戌廢河陽摠管為鎮隸  
洛州以小宗伯竟陵公陽慧為大宗伯壬辰廢  
皇后司馬氏為庶人甲午熒惑入太微戊戌  
以柱國楊國公王誼為上柱國辛丑分潼州管  
內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  
州摠管府己酉熒惑犯左執法庚戌以柱國  
常山公于翼化政公宇文忻並為上柱國進封  
翼為任國公忻為英國公壬子丞相去左右之

号隋公楊堅為大丞相冬十月甲寅日有蝕  
之乙卯有流星大如五斗出張南流光明燭地  
壬戌陳王純以怨執政被誅大丞相隋國公楊  
堅加大冢宰五府摠於天官戊寅梁虜破王謙  
於劔南追斬之傳首京師益州平十一月甲辰  
達奚儒破楊永安於沙州沙州平乙巳歲星守  
太微丁未上柱國鄭國公韋孝寬薨十二月  
壬子以柱國蔣國公梁睿為上柱國癸丑熒  
惑入氏丁巳以柱國邦國公楊雄為普安公賀



蘭莫訢國公梁士彦上大將軍新寧公叱列  
長義武鄉公崔弘度大將軍中山公宇文恩濮  
陽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仕城公王景漁陽  
公楊銳上開府廣宗公李崇隴西公李詢竝  
爲上柱國庚申以柱國楚國公豆盧勳爲上  
柱國癸亥詔曰詩稱不如同姓傳曰異姓爲後  
蓋明辯親疎皎然不雜太祖受命龍德猶潛  
錄表革代之文星垂除舊之象三分天下志  
扶魏室多所改作異允上玄文武羣官賜姓

者衆本殊國邑實乖胙土不歆非類異骨肉  
而共烝嘗不愛其親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  
徵革姓本爲曆數有歸天命在人推讓終  
而弗獲後故君臨區寓累世於茲不可仍遵謙  
挹之旨久行權宜之制諸改姓者悉且復舊  
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  
國辛未代王達滕王道竝以謀執政被誅壬申  
以大將軍平長寧公楊勇爲上柱國大司馬小冢  
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



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詔曰朕以不天夙遭極罰  
光陰遄速遽及此辰窮暮端纏綿言增號絕踰  
祀革号憲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  
乙酉歲星逆行守右執法熒惑掩房其第一星  
景成詔曰帝王設官惟才是務人臣報國薦  
賢爲重去歲已來屢有妖寇宰臣英筭咸  
得清蕩逆亂之後兵車始竭遐邇勞况及生民  
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  
於茲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寧一八表

無塵元輔執鈞垂風揚化若使天下英傑盡升  
於朝銓衡陟降量才而處垂拱無爲庶幾可  
至於是遣戎秩上開府以上職事下大夫以上外  
官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勤幹者三人被舉之  
人居官三年有功過者所舉之人隨加賞罰以  
大司馬長寧公楊勇爲洛州總管二月庚申  
大丞相隋王楊堅爲相國惣百揆更封十郡  
通前二十郡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備九錫之禮加璽鉞遠遊冠相國印綠綬綬位



在諸王上又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敬言入  
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  
罕樂舞八佾設鍾簋虞宮懸王后王子爵命之  
号並依魏晉故事甲子隋王楊堅稱尊号  
帝遜于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邑萬戶  
車服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為表表不稱詔  
有其文事竟不行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崩時  
年九歲隋志也謚曰靜皇帝葬恭陵

史臣曰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緒內相挾孫

二六九

月言紀文

八

期

劉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彊隋氏因之遂遷龜  
鼎雖復岷峨投袂翻成陵奪之威漳滏勤王  
無救宗周之殞嗚呼以太祖之克隆景業未  
踰二紀不祀忽諸斯蓋宣帝之餘殃非孺子  
之罪戾也

紀第八

周書八







